

无能文学的力量

◎张新颖 著

经过十余年的磨炼，学院批评悄然建立起了一座辉煌的批评大厦，逐步改变了当代文学批评的迷茫而又喧嚣的状态，重新确立了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并显示出具有本土经验的、充满活力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趋势和广阔前景。「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把学院批评大厦建设得坚实而多姿。

学院批评文库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无能文学的力量

◎ 张新颖 著

刘中树 张学昕 主编

学院批评文庫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无能文学的力量 / 张新颖著. —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9. 9
(学院批评文库/刘中树, 张学昕主编)
ISBN 978-7-80762-387-8

I. 无… II. 张…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5155 号

网 址: www.360hours.com
邮 箱: expresskey@yahoo.cn
发行电话: (0431) 86012826 (Fax)
(0431) 86012675/86012812

无能文学的力量 张新颖 著

出 版 人: 杨 枫
责任编辑: 于 鑫
封面设计: 李立嗣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有限公司
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130011
印 装: 长春市良原印刷厂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 960 1/16
字 数: 281 千字
印 张: 18.5
书 号: ISBN 978-7-80762-387-8
定 价: 27.50 元

总 序

刘中树 张学昕

去年春天，在酝酿这套学院文学批评丛书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在今天这样比较复杂的文化、文学语境中，谈论和思考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界定这种文学活动的学术品质，梳理出它的发展脉络，或者说给今天的文学批评命名，实际上已经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当代文学的话语方式、话语背景和学术空间都获得了非常大的拓展，文学批评所显现出来的影响力，它在当代文学学科的意义和学术价值已世所共睹。文学批评持续着它整体活跃的态势。但是，近些年，那些“批评缺席”、“批评有无存在的必要性”的质疑、诘责之声仍时而响起。当代文学批评遭遇到市场经济的冲击，似乎陷入到失语和能指匮乏的困顿之中，很大一部分批评空间正悄然被诸多媒体所占领。文学批评的责任与承载力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应有什么样的形态、格局和秩序？批评的伦理和能力、批评的学术化、批评家的身份等问题，都开始困扰我们这个时代的写作与批评。

回望这些年来的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确是有太多的文学与非文学的因素，特别是种种体制内的评价机制，都很严正地考验着我们的批评品格。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学术背景下，批评的“学院化”取向愈益突出，也给当代文学批评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是，在这样的学术风尚中，虽然学院知识生产的先天优势被充分地彰显出来，知识、学问谱系化，精确、严谨的学术生长态势确实得到强化，但是，另一个令人堪忧的、窒息学术生命力的因素同时也被极大地扩张，大量的被称之为“正确的废话”的所谓研究论文开始大量涌现。而这种形态的最终结果，可能就是学术研究的新模式化的产生和僵化，进而导致批评

的学术活力和思想力量的真正丧失，这与学院批评所应具有“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的境界完全是南辕北辙。而对于批评来说，面对鲜活的文学现场，置身于“学院语境”中的学者型的学院批评家，若想摆脱掉可能有的身份危机和学科禁忌，就不得不重新考虑文学批评的命运和使命。因为，无论是理论还是批评，在任何时候，都已经不是单纯的智力活动，而是一种有意味的文化思考、道德考量和学术底蕴的丰盈与否。批评究竟应该有什么样的担当，今天的文学批评对学科话语的成熟，对文学史写作及其文学生态应该有怎样的贡献，就成为摆在学院批评家面前的重要课题。

现在，我们欣喜地看到，位列这套“文库”的二十位学院批评家，正以他们文学批评写作的实绩、卓著的影响力，捍卫着批评的权威性和文学的尊严。这个批评家群体，凭借他们特有的活力、稳健和能动性，正形成一个新的批评风范和批评秩序。这种批评以或厚实或灵动的话语魅力、清醒的判断力，以及理论的热情、能动的解读和阐释，充分地显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一个不俗的高度。我们体会到，在这里，批评确实是一个抵达心灵的创作性活动，是有灵魂重量的精神言表。活力与激情，学理与思想，深邃与轻盈，宏阔与精致，都充溢在他们文字的字里行间。还有，批评的权威性与公信力，对时代和文学发问的能力，理论背景和批评立场，也都在他们执著而坚定的批评活动中尽显无遗。他们对我们时代文学的审美判断、话语方式，批评秩序的重新建构，已经在整体上开始改变当代文学批评的语境和“情境”。不夸张地说，学院精神的纯粹和魅力，在当代文学批评的空间维度里获得深刻的锤炼和彰显。

可以说，《学院批评文库》几乎囊括了近十年来学院批评的中坚力量，是对学院批评的一次全面检阅。他们以锐利的学术眼光阐释当代文学，自主地参与到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当中，大大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精神内涵。也正是他们各自独立的思想品格和理论风采，才使学院批评变得坚实而有声有色。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感到，文学批评在今天所面临的深刻的挑战和许多待解的问题。近年来，我们总是在不断地强调和思索当代文学写作的“原创性”问题，那么，当代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原创性”是什么呢？我们总是渴望和期待文学创作给我们增加更大的内心含量，我们需要认真反思反省，当代文学

批评是否向人们敞开了心扉，演绎本色的灵魂之舞呢？视野开阔了，但内心视域狭小了；对文学的宏观生态有了高屋建瓴的把握，但对许多独特文学个案的精彩阐释、分析却显衰微；有了雄心勃勃的“建构”的自信，却缺少“苦心孤诣”的“妙思”。而且，写作与批评这两条并置的“铁轨”，如何在生活坚实的地基之上，承载文学列车的驰骋，相互支撑、牵引和共同延伸？像这样涉及写作与批评关系的问题，实际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而学院体制内的量化指标、科研制度，极大地禁锢着学院批评家对文学本身的热情和激情。一旦批评家丧失掉对文学精神的真诚旨趣，必然导致批评家远离鲜活的文学现场，走进苍白而贫乏的困境。

无疑，我们时代需要更多富于激情的成熟的批评家。应该承认，相对于文学史写作和文学纯理论研究，文学批评似乎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它所做的追踪式的、持续的、不倦怠的工作，必然要经过时间的检验和过滤。因此，它需要直面一切现实和文本的勇气与目光，需要科学、理性和公正的审美判断力。批评的价值立场、伦理操守、专业品质，在我们今天这个喧嚣的年代尤为珍贵。最重要的是，我们对我们时代的那些优秀的作家满怀信心，同时，我们也对这一个学院批评家群体充满期待。我们相信，我们会在他们的写作和创造中，感受到这个时代生活清新的气息和美好的未来。

这里，我们想说明的是，这套丛书的编辑工作是由吉林出版集团外语教育出版社负责承担的。在此，我们要表达对总编辑杨枫博士的衷心感谢。正是他们对文学的热情，执著而坚定地坚持这套丛书的编辑，才使得这套学术丛书在图书市场渐显颓靡的当下能如愿出版。

最后，我们还是期待读者、期待学界朋友们的热忱指教。相信在这里，同样有我们之间真诚而丰富的内心交流。

目录

第一辑 在当代文学史的潮流之外

论沈从文:从 1949 年起	3
“明白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 ——沈从文在 1950—1951 年	18
从个人困境体认历史传统中的“有情” ——释读沈从文土改期间的一封家书	32
穆旦在芝加哥大学 ——成绩单隐含的信息及其他	47
穆旦与萧珊	55
一只粗糙的手的抚慰 ——略谈张爱玲的《同学少年都不贱》	67
用最简单的语言写最单纯朴素的诗	70
路翎晚年的“心脏”	76

第二辑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

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 ——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	91
重返 80 年代 ——先锋小说和文学的青春	106

海子的一首诗和一个决定·····	123
困难的写作	
——述论 90 年代的诗人散文·····	130
棕榈之死·····	142

第三辑 由新世纪的创作重新思考文学

“内在于”时代的实感经验及其“冒犯”性	
——谈《兄弟》，并谈《兄弟》触及的一些基本问题·····	149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和打开文学的生活视野	
——从《妇女闲聊录》反省“文学性”·····	172
行将失传的方言和它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看《丑行或浪漫》·····	187

第四辑 零星的发言和简短的评论

无能的力量	
——期望与当代生活息息相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207
实际工作、有痛感的问题、重新理解文学·····	210
普通人的文学表达和文学需求·····	213
说“长”·····	215
重读《废都》·····	217
追赶什么，还是被什么追赶·····	220
不是生活，而是命运（短记三则）·····	222
闲话“三城记”·····	224
花腔·····	227
小说精神的源头、生活世界、现代汉语创作传统	
——林建法编《2003 年中国最佳短篇小说》序·····	229

从时间的伤怀和生命的伤痛说起	
——林建法编《2005 年中国最佳中篇小说》序	239
《满目春色》的词、句和意识	245
没有武器的抗争,或站在原地不动	249
这样的文学对生活世界有一种谦逊的态度	
——从迟子建的小说《草原》谈起	253

第五辑 批评的见证

《栖居与游牧之地》后记	259
说出我要说的话	
——《火焰的心脏》代自序	262
文学不是意见,生活也不是	
——《打开我们的文学理解》代自序	265
《双重见证》自序	267
敞开对话的空间	
——《现代困境中的文学语言和文化形式》后记	268
朝向批评可能有的丰富和复杂	
——“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文学评论家奖”获奖演说	
.....	271
批评见证个人生命和文学的联系	
——答《南方都市报》记者黄长怡问	274
后 记	285

无能文学的力量

第一辑

在当代文学史的潮流之外

论沈从文：从 1949 年起

引言：论题和材料

对沈从文的再发现，将注意力集中到 1949 年以前的作家作品上，是很自然的事。从 1949 年起沈从文绝少创作，似乎作为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已经停止；沈从文的再发现中，人们虽然对于他的文物研究成就十分惊讶和赞叹，但那已经是在文学范围之外，文学研究者似乎也没有多少话好说。既然一方面没有多少可以注意的东西，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又逾越了专业范围，那么从 1949 年起的沈从文，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似乎就是不特别重要的，对于从此以后的叙述也就可以是简略的、一笔带过的。

到目前为止，已经整理、公开的资料对于研究从 1949 年起的沈从文仍然是相当不充分的。然而就是已有的资料，已经能够构成对一些被普遍认可的一般性说法的质疑。譬如《从文家书》^①的出版，就引发出许多值得重新思索的问题。《从文家书》从 1949 年起的内容占了二分之一，这些内容是不是“文学”？^②按照惯例我们可以把书简当作广义的散文，当作文学作品看待的。其实仅仅如此远远不够。我们完全可以把书简就当作书简，不必去攀附散文，从而进一步认识书简这种写作形式在当代中国的特殊文学史意义。在特殊的社

① 《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火凤凰文库之一种，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 2 月，第 1 版。

②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 20 世纪文学精品》，学林出版社，1999 年，第 1 版，就收入《从文家书》中的（1949 年）5 月 30 日 10 点北平宿舍、1949 年 9 月 20 日致张兆和、1951 年 11 月 9 日致张兆和三文。

会、政治、文化环境下，文学作品的公开发表机制往往是意识形态审查和控制的方式，对照五六十年代公开发表的散文和同一时期的“从文家书”，我们会强烈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反差，感受到家书所表露的思想、情感的“私人性”与时代潮流之间的紧张关系。在特别时期，正是在“私人性”的写作空间里，“私人性”的情感和思想才得以以文字的形式表达和存在，才保留了丰富的心灵消息，文学也正是在这种空间里才得到庇护和伸展，能够对时代风尚有所疏离和拒斥。《从文家书》这样一种潜在的写作文本的出版，至少使得那一段时期的文学史变得不像原来那样单调乏味了，仅就此而言，便不可不说沈从文的作家生涯到1949年就已经结束。书简这种典型的“私人性”写作空间，为通常的文学史所忽视，可是对于特殊时期的文学史有特殊意义。

本文论述从1949年起的沈从文的心态和精神世界，依据的材料主要如下：

- (一) 《从文家书》后半部分，其性质和意义如前述；
- (二) 公开发表的1949年起的书信、日记、检讨等各类文章和旧体诗；
- (三) 关于文物研究的文章，主要集中于《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一书^①；
- (四) 1949年以前的作品，主要是40年代写作《绿魇》《烛虚》《潜渊》《长庚》诸篇什时期的作品。

“疯”与“狂”

从1949年1月起，沈从文陷入“精神失常”。“精神失常”其实是个极其模糊的说法，据此我们难以得到任何实质性的认识。他的“精神”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失常”的“常”是指什么？从哪一种角度看是“精神失常”？如果换一种角度呢？

《从文家书》中《呓语狂言》这一部分，汇编了沈从文“生病”过程中所留下的一些文字材料，我们需要仔细看看通常所说的沈从文的“疯狂”究竟是怎样的情形。

沈从文在张兆和1月30日致他的信上写下了许多批语，其中一段是这样

^① 《花花朵朵 坛坛罐罐——沈从文文物与艺术研究文集》，外文出版社，1994年，第1版。

的：

给我不太痛苦的休息，不用醒，就好了，我说的全无人明白。没有一个朋友肯明白敢明白我并不疯。大家都支吾开去，都怕参预。这算什么，人总得休息，自己收拾自己有什么不妥？学哲学的王逊也不理解，才真是把我当了疯子。我看许多人都在参预谋害，有热闹看。^①

另有一段相似的文字：

金堤、曾祺、王逊都完全如女性，不能商量大事，要他设法也不肯。一点不明白我是分分明明检讨一切的结论。我没有前提，只是希望有个不太难堪的结尾。没有人肯明白，都支吾过去。完全在孤立中。孤立而绝望，我本不具有生存的幻望。我应当那么休息了！^②

这两段文字相当触目，触目的原因还不在于不承认自己的“疯”，而在于尖利地指出周围的人“不肯明白不敢明白”，“支吾过去”。在此，沈从文把自己跟几乎所有的朋友区别、隔绝开来，区别、隔绝的根据，说白了就是：在社会和历史的大变局中，周围的人都能顺时应变，或者得过且过，而他自己却不能如此、不肯如此。他所意识到的“完全孤立”当然与左翼文化人对他的猛烈批判有关，即使在“病”中他也仍然十分清醒：“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写了些什么我也就不知道。”^③除了此类来自于外部的压力，他自身的“乡下人”品性也在这时特别执拗地显示出来，在他没想通之前，这个冥顽不灵的“乡下人”是不会顺时应变的。而在一切都顺应趋变的时局和情势下，他的话就显得非常刺耳：“小妈妈，我有什么悲

①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52页。

②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53页。

③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51~152页。

观？做完了事，能休息，自己就休息了，很自然！若勉强附和，奴颜苟安，这么乐观有什么用？让人乐观去，我也不悲观。”^①

正是沈从文自己，十分清楚地表述了他的精神状态和产生这种状态的根源。他在5月30日写道：

有种空洞游离感起于心中深处，我似乎完全孤立于人间，我似乎和一个群的哀乐全隔绝了。^②

又写道：

世界在动，一切在动，我却静止而悲悯的望见一切，自己却无份，凡事无份。我没有疯！可是，为什么家庭还照旧，我却如此孤立无援无助的存在。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你回答我。^③

这种对比实在太悬殊了：一个群的状态，世界的状态和个我的状态截然相反，一个并没有巨大神力的普通人身处历史和时代的狂涛洪流中，却想保持不动，不与泥沙俱下。从“识时务”者的“明智”观点来看，这当然是一种“疯狂”。其实对此种情势沈从文自己相当清楚，在2月2日复张兆和的信中，他写道：“你说得是，可以活下去，为了你们，我终得挣扎！但是外面风雨必来，我们实无遮蔽。我能挣扎到什么时候，神经不崩毁，只有天知道！我能和命运挣扎？”^④

1月初《题〈绿魇〉文旁》三段文字的最后一段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⑤9月20日致张兆和的信似乎表示这一“失常”过程的结束，并对此作了自我总结。信中说，

①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53页。

②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60页。

③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60~161页。

④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57页。

⑤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47页。

“我温习到十六年来我们的过去，以及这半年中的自毁，与由疯狂失常得来的一切，忽然像醒了的人一样，也正是我一再向你预许的一样，在把一只大而且旧的船作调头努力，扭过来了。”^①

这两段话中值得注意的是与“疯”相提的“毁”与“疯狂”相提的“自毁”。我们想到沈从文曾有过自杀的经历，很难说自杀是一时的冲动和糊涂，“自毁”的意识在沈从文的思想中显明而强烈：“小妈妈，你的爱，你的对我一切善意，都无从挽救我不受损害。这是夙命。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于一只沉舟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②其实“疯狂”同自杀一样，也是一种“自毁”的方式。

我们很容易把沈从文的“疯狂”视为外力逼压的结果，当时的事实也很容易为这种看法提供有力的证据；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左翼文化人的激烈批判^③使沈从文心怀忧惧，忧惧的主要还不是这种批判本身，而是这种批判背后日益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威胁。1949年沈从文的“疯狂”，这些因素都是直接的，确实难逃其咎。可是从沈从文自身的思想发展来说，也有其内在的缘由。这需要追溯到40年代前半期沈从文在昆明写作《绿魔》《烛虚》《潜渊》《长庚》诸篇什的时期。

沈从文至此一时期思想上出现巨大迷茫，陷入苦苦思考的泥淖而难以自拔。用沈从文自己的话来描述，就是“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④要说“疯”，沈从文那时候就开始“疯”了：“我正在发疯。为抽象而发疯。……我看到生命一种最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

①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62页。

② 《从文家书》，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2月，第1版，157页。

③ 1948年3月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集中刊出了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邵荃麟的《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等文章。后来当时沈从文所在的北京大学还贴出了大字报，全文抄出了郭沫若的文章。

④ 《长庚》，《沈从文别集·七色魔》，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1版，155页。

事实前反而消灭。”^①原本不擅长于抽象思考的沈从文，却在这个时期思考起“抽象”的大问题来，而他所说的“抽象”，其实总是与具体的现实紧密相连，因此也总是与具体的现实搏战不已，“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②他的大脑和心灵成为无休止的厮杀的战场，他承受不了，所以“发疯”了。

……沉默甚久，生悲悯心。

我目前俨然因一切官能都十分疲劳，心智神经失去灵明与弹性，只想休息。或如有所规避，即逃脱彼噬心啗知之“抽象”，由无数造物空间时间综合而成之一种美的抽象。然生命与抽象固不可分，真欲逃避，唯有死亡。是的，我的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③

把这一时期沈从文所表述的内心思想图景——如上述一段文字——和1949年“生病”期间的“狂言呓语”相对照，我们会在很多地方发现惊人的相似。渴望“休息”——“便是多数人说的死”——即隐约透露出到1949年时已相当明确的“自毁”意识，其时所感受到的在周围人事中的隔绝无援，彻底性也正如后来的体验。“主妇完全不明白我说的意义，只是莞尔而笑。然而这个笑又像平时，是了解与宽容、亲切和同情的象征，这时对我却成为一种排斥的力量，陷我到完全孤立无助情境中。”^④

如果说这一时期的精神危机和1949年的精神危机有什么差别，可以说这一时期主要表现为“疯”，而1949年时在“疯”之外更表现为“狂”。在本文里，不妨做一点细微的区分：“疯”在这里是指思想争斗不休、茫然无所适从

① 《生命》，《沈从文别集·七色魔》，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1版，160页。

② 《长庚》，《沈从文别集·七色魔》，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1版，155页。

③ 《潜渊》，《沈从文别集·七色魔》，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1版，148页。

④ 《绿魔》，《沈从文别集·七色魔》，岳麓书社，1992年12月，第1版，45页。